

## 清华，没有围墙

○李 旭（1989 级化工）

上一次提笔写清华的事，是 1994 年毕业前写告别晚会的致辞，并作为主持人把那首散文诗念给全系的师生听。在那个没有手机、没有笔记本电脑、互联网还只是几个人共用一个 FTP 的 Email 账号的年代，我们的感官、记忆、思路比今天异常的敏锐、深刻。

### 扛着猎枪去远航

毕业时，清华老师的话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句——“带着干粮不如带着猎枪”、“扫地都要扫得比别人好”！经过在中科

方法，因而意识到曲面参数化应该存在全局方法。丘先生告诉我这一方法的理论基础在于黎曼面理论和指标定理。

黎曼面理论的精髓之一在于所谓的单值化定理：大千世界，各种形状千变万化，但却能万宗归一。所有的曲面都可以保角地变换为三种标准曲面：球面、平面或双曲面。这一大一统的理论令我久久赞叹，深深迷恋。在那个年代，黎曼面理论只是一门抽象的纯粹数学理论，根本不存在计算方法。发展一套切实可行的计算方法来实现曲面的单值化成为我的梦想。

经过了将近 20 年的探索，和众多世界一流的数学家合作，我终于实现了这一梦想，从而将黎曼面理论转换为一门计算科学。这一计算方法的核心之一恰是用于

院两年励精图治，我踏上了那跨越半个地球的留学航班，带着满满的两个大皮箱，充满期待，也不知道何时回家乡。

回想起来，在国外的“清零”状态下攻读博士学位很辛苦，但岁月留存下来的大多是美好的记忆。例如，当初有个 roommate 是北大物理系的，他刚来时的两个皮箱里装了全套的唐诗宋词，估计占总重量的三分之一还多；相比之下，我的箱子里装了锅、铲、菜刀、组合工具包，彰显清华理工男自力更生、战天斗地的决心。现在网上把清华理工男的宜嫁指数排第一是有历史、有原因的。读博士期间，自己需要加工各种反应器，因而与系里的技师（Technician）混得很熟，他夸我操作机床很好，让我意识到在学校的那几学期“金工实习”对我们的技能培养有多么重要。当终于戴上博士帽，在超大的体育

证明庞加莱猜测的里奇曲率流。我用几何的方法理解了问题，又用计算机的方法将抽象变成现实。当在人类的历史上，一种数百年来只在数学家的脑海里出现过的“几何实在”终于由我的算法所揭示，而第一次显现在我的电脑屏幕上的时候，我终于体会到了丘成桐先生所说的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。一切挫折苦楚，一切尘世喧嚣，刹那间都微不足道了。

我想，我能够通过两种途径来触摸和感受亘古不变的自然真理，这一切完全归功于在清华所受的教育。我深深地感谢清华的老师們和同学们。更为深邃的自然真理依然横亘在眼前，前方的道路愈加艰辛，但是我无所畏惧，因为我时刻铭记着清华的校训：自强不息！ 2014 年 3 月 2 日

馆里参加毕业典礼时，看到黑压压一片本科生，想起当年主楼前的场面，我明白了我的精神家园在清华，难怪世界名校都更珍视本科毕业生校友。

### 清华的品牌——追求品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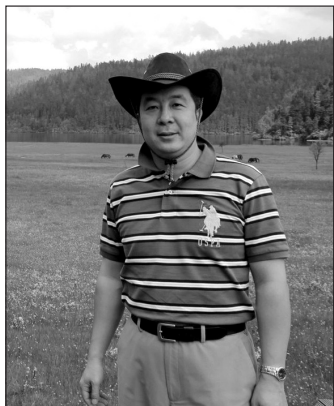
留学读研究生那些年一直有奖学金，虽然没刷过盘子，没扫过地，但自认践行了老师的教诲，认真做好每一件事，对得起炎黄子孙、清华人的身份。在科研工作中取得的进步，也源于对现实的深刻分析，不断挑战，执着追求。

有时候也问自己，清华到底比其他国内的大学好在哪里？应该就是一种需要五年历练出来的精神吧，比别人多做一些，做好一些，多想一些为什么，多问自己是否还能更好……百年校庆时，带家人回母校“朝拜”，孩子们很为老爸的校友们有那么多名著领导人、教育家、科学家、将军、企业家而骄傲，问我这是为什么？我回答：因为大家都传承着同一种精神，践行着对自己和社会的承诺。百年前，清华也许不是中国最好的大学，但地老天荒的未来，清华一定还是中国最好的，这种传承无法超越。

### 中国梦——在路上

时光荏苒，再次回到清华园已是2007年，周围变化得太多，但校内的地标建筑还巍然屹立，让我既熟悉又陌生。北京洋溢着开幕开启前的忙碌，当2008年奥运会上国歌奏起的时候，我在美国的家中，扶着儿子的肩膀，已经热泪两行。

“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……”就这样，听着《千万次地问》出去



李旭学长在云南香格里拉

的我，唱着《在路上》回来了；相信有很多校友与我有类似的经历和感受，回国创业就像当年出国留学一样是使命感的必然。其实，不仅清华校友，很多中国人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心中都有一些梦想，现实的激发和共鸣，让这些梦想汇聚成强大的能量，勾勒出、也让大家真实期待和相信，那个几十年来我们脑海中激荡的是——中国梦。

### 方程人生

这些年，我归纳出一个观点：人生就如同一个复杂的多元方程。当你越年轻的时候，可输入的变量和设定的初始值越多，未来越充满变数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有些变量成了常量，有些变量已经不能重置初始值了。

校庆对每一届学生往往是以毕业离开学校多少年为里程碑的，仿佛学校的影响已经截止了，还可能随着岁月渐渐冲淡。对于一所没有影响力的学校，也许是这样的，但我们是幸运的，因为我们是清华人。其实，这些年我们从未离开过清华，因为，清华没有围墙。